今年祇可談風月

（濟公）

小報本來是只談風月的、現在却有人利用他作爲宣傳政治的利器、阿呀、金魚缸裏怎樣容得了黑魚呢、吾們小報的末日要到了、昨天碰見一位黨部裏的朋友、說起某派已經辦了三四張小報、專門攻擊對方要人、宣傳己方的政見、某派鑒于社會人士歡迎小報的熱烈、也想繼續辦幾種小報來和對派抗爭、因此黨國要人對於各小報、很爲注意、這豈不是小報的不幸消息麼、

某要人的夫人、因爲看小報看得興味濃郁、也想辦一種小報玩玩、（見本期此少所記、）以某夫人的魄力辦小報、當然富麗堂皇、不難打倒原有各種小報、這豈不又是小報的不幸消息麼、

本報只是把持着只談風月的主義、決不捲入旋渦、并且轉告同業、也不必談論黨國大事、正是、閉門推出窗前月、莫管他家瓦上霜、

□愛多亞路大世界對過新開飛霞菜館、所治豫菜、精潔可口、點心尤爲別緻、（嘻）

□武俠明星費柏清、善相人術、讀者如欲一試、請聲明由本報介紹、可以免費一相、費君寓北京路鴻興里八十七號半（濟）

□中央日報改組後之整頓

（一別）

中央日報前由黨宜之等發起、由中央按月津貼若干、於滬出版、延彭子沛等主持編輯、當時與民國日報分庭抗禮、成爲兩大黨報、不久、潘以事一籌莫展、不得已、關門大吉、後中央黨部以中央日報已具雛形、且旣名中央日報、首都仍由中央接辦、首都要區、正式黨報尙付缺如、乃決定將中央日報遷京出版、惟主持者未得其人、以致該部仍甚腐敗、嘗有人笑中央日報有四不怪象、卽編輯部編而不輯、校對部校而不對、採訪部採而不訪、營業部營而不業是也、然後再經交涉部、總理部與編輯部亦聲氣不通、各行其是、諸如此類、洵爲報界所罕有之現象、最近葉代部長、以中央日報長此以往、不特有損中央黨報威信、且虛糜公款、亦非所宜、遂決意澈底整頓、另調民國日報主筆嚴慎予君前往擔任總編輯、先從編輯部方面着手改革、嚴君祇允暫任一月、嚴爲上海報界有數人才、中央日報經其整頓、已如沉疴之日有起色矣、

一位不大高明的書家

全國美展會納費問題

（健碧）

政府教育部、設全國美術展覽會於上海、現已將次開幕、各地美術家、無不出其平時作品、送往陳列、故近日該會收集之新舊派各種美術出品、已達數千百件、頗有琳瑯滿目之概焉、惟呈送出品之諸美術家、對於該會所定之徵集美術出品章程與細則、頗多不滿、不無有所非議之處、蓋詳其納費辦法、頗不平等也、按全國美術展覽會徵集出品章程、對於全國美術家、有特約出品人與非特約出品人之分、諸凡在國內美術界略有名望者、大多在特約出品人之列、而此外之許多無名美術家、得自由呈送出品者、則皆爲非特約出品人、其徵集美術出品細則、第三條第四項、略謂特約出品人凡有出品、可不予審查、卽行陳列、而非特約出品人之出品、則皆須先經審查之手續、倘審查不合格、卽予屏棄、不得陳列、是則於特約出品人與非特約出品人、已顯然有所軒輊矣、第特約出品人、大抵爲已飲盛名、於社會上得相當之信仰者、一般非特約出品人、尙不能有所反對、但其第八條第二項、則又謂凡呈送陳列之美術出品、每件應交手續費二角、及陳列費二角、而特約出品人之出品則祇納手續費、而陳列費可概予豁免、因是一般非特約出品人、對於此項細則、遂示不滿、以爲爲數雖甚微薄、然而同爲呈送出品之美術家、同爲應徵之美術出品、雖藝術固不無高低、而旣經審查合格、則卽同爲陳列之出品、豈得有如斯不平等之待遇耶、於是全國美術界遂不無有所非議焉、

反日會宴客被捕房干涉

（好花）

二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全國反日會假座西藏路四馬路口中央西菜社招待本埠新聞界、但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反日會與本國顏面攸關、竟出其卑污手段、密告公共租界當局、於該日上午、派警至中央西菜社干涉、禁止反日會宴客、並將該菜社請客掛牌上之反日會宴客數字拭去、該會處此情勢之下、不得已、只得改至總商會、但請柬早已發出、匆迫間不克通知、故留一部份職員於中央菜社、以招待來賓、并一一說明改換地址之原因、十二時後、來賓絡續而至、聞主人言、無不憤慨交集、痛恨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陰險云、

某夫人將辦小報

（少先）

小報在現時代之社會、已具有相當之地位、固不僅在徒供消遣之列矣、蓋小報之小、固不過篇幅形式、與體裁之短小精悍、嬌小玲瓏耳、其內容其精神、及其關係影響社會之力量、未嘗小也、且比來國民政府軍政諸要人、亦無不注意及於小報、若吳稚暉、張學良、譚延闓、陳公博、何應欽、于右任等、或公餘偶以瀏覽、或重視其記載、或賜以題字、亦可見其注意之一斑矣、一昨在新聞中、晤同鄉某君、君服務中央大學、及總司令部、頗與某要人及其夫人接近、而得其信任、謂夫人非常關心海上著名小報、雖遊覽各地、亦不時命侍役購閱、興味甚濃、因是嘗表示亦欲創辦一小報、而就詢左右以費用若干、欣然加以預算、此前月事也、迨後、左右見夫人頻頻談及、遂具就計畫書所算表等呈覽、而夫人亦頗斥資實行、或不難卽可實現也、吾曹其拭目俟之可耳、

□頤性室藏書

□頤性室書畫留真

（樵父）

中法銀行行長席錫蕃先生、性耽風雅、好收藏書畫、歷年所費、不下三十萬金、上自唐宋名家、下迄時人手蹟、鄴架琳瑯、充牣數室、暇輒招友共讀、藉以頤養性情、因顏其室曰頤性室、客臘將所藏中堂千餘幅、編成一帙、名曰頤性室書畫留真、用海月箋、製珂𤦲版、招工承印、豫計所耗將逾二萬金、主人親事督促、閱已逾半、親友聞之、索書雲集、惟因印資過巨、未能遍贈、將照成本發售、以供同好、昨由某君介紹、歸世界書局發行、刻正在接洽中也、本報迭期所刊名畫、卽席君藏弆者、

□大中華百合公司、近又新編一片、名鐵蹄下、係王元龍所導演、頗具諷刺性云、（碧）

□狗肉將軍此次囘魯擾亂、軍事方面及政治方面、俱屏舊人不用、而任梁鴻志爲秘書長、主持政治一切、軍事由李藻麟主持、各種標語、有打倒擁護等口號、完全革命化、並曾委張敬堯爲山東督辦、張魯泉爲省長、可謂荒唐之至、（鑫）

□慾海滄桑

（七十二）

（春繭生）

第七回　擄殘夢神女赴高唐　碎芳心蕭郎成陌路

問他爲什麼要哄騙自己、叵奈自己是被拐匪賣給窰子裏的、老鴇那裏肯答應自己自由行動呢、不如悄悄地一溜烟逃走了完事、主意想定、便暗暗地預備起來、愛寶在蕪湖、生意本來就不錯、要私下枯貯幾個錢、自然也很容易、只要向客人開開口、自會有人捧着來給她的、所以不到一個月、倒積了也有百來塊錢、又四下打聽下水的船、打聽得明白了、這一天便趁着出條子的當兒、准備逃走、不過下水的大輪船、是天亮的時候開的、湊巧這晚叫她條子的人、又是安慶地方執着全省軍政大權一位要人的小舅子、這位小舅子、因有她姊姊在要人那裏、寵擅專房、靠着裙帶上的力量、甚麼硝磺局總辦、屯墾局局長、一個人就兼了有三四個闊差使、還嫌安慶地方窮、姐兒太少了、覺得不暢快、所以一個月裏頭總有一二十天在蕪湖、住在旅館裏、叫起條子來、就是一打、鶯鶯燕燕、擠滿了一屋子、他便在裏頭廝混、這一天晚上、照例發出了十幾張條子、愛寶的名字、也在裏頭、愛寶的媽知道這位大人是個歡喜胡調的、愛寶換上了衣服、來和媽說了一聲、她媽便吩咐道、這位大人、專門鬧脾氣、你不要和他違拗、旁的條子、我派你姊姊去代了、你就安心在那裏伺候他罷、愛寶巴不得這一聲、她本來是一個人出條子慣的、便跳上車子、向那小舅子住的交通旅館而來、進了房間、見那小舅子一個人睡在榻上燒鴉片烟、前前後後、盡是些條子、胖的瘦的、村的俏的、你一聲我一句、忙得那小舅子只恨沒有這多少嘴巴來敷衍她們、

五馬路正豐街　新開

中央大旅社

本社建設　富麗堂皇　中西菜館　烹調精良

樓廳六層　設備周詳　交通便利　名符中央

房間精雅　冬暖夏涼　高軒滋止　歡迎無量

電話　六一七〇一至〇六

□青蓮結子記

（范陽）

名伶蓮英、自爲閻瑞生謀斃後、遺有一孤、歲時淹忽、彈指十稔、今此孤雛亦已長大、年且十一齡矣、昨於友人室內、見一老嫗、挈一女娃、此娃卽係蓮英嫡血、小名雲仙、慧黠善伺人意、問識字否、答讀書已三年矣、問能寫字否、答能、爰拈火坑青蓮四字命書、雲仙當衆揮毫、殊不跼促、書成視之、筆意挺秀可愛、以髫年能此、殊足爲其聰穎之徵、時適有一少婦入內、雲仙呼之爲娘、意卽蓮英之姊妹行也、聞此少婦方爲寡鵠、頗思擇人而事、其先頗有私蓄、今漸虧耗、所存者衣飾而外、僅有鑽戒二枚、及應用傢具全堂而已、少婦與嫗皆愛雲仙、將護不遺餘力、惟此婦風花虛擲、晨夕自傷、頗以獨居爲恨、倘有求凰之客、與賦好逑、僅須担負衣食之用、初不必計及身價、特不知阿誰有福、能消受此豸而收人財兩得之利、今雲仙卽由嫗與少婦撫養、近方習聲歌之業、度其異日學成、不爲名花、定爲名伶也、

火坑青蓮　王仙雲

江景後、歸雲廬、與卿以士車代步、予途竊攝一影、因上海名醫坐一輪車、何乃易也、　舍予攝影幷誌

□記神州旅社接客失箱事

（阿芳）

數日前、有一張姓客、由蘇來滬、同行者有親族姊妹輩五六人、惟會屬女性、係往上海復旦大學讀書者、因在外尙須逗留數天、故擬暫寓旅社、下車伊始、卽有神州旅館之接客、上前兜攬生意、當得允可、由接客手襲銅牌一塊、繼卽同雇街車、將行李箱件等物、偕同接客送至旅館、旣達目的地、張卽在該館四樓開一四百三十三號房間、此時行李已在樓下、旋由接客偕一戴鴨舌帽者、挈行李數件、送至張室、並謂各物已齊、均在樓下、卽剎送至、請將銅牌還我、張少年疏忽、慨慷予之、不意接客去後、僅送來零星各物、尙有皮箱一只、良久不見送至、張知有異、亟詢接客、已失所在、乃轉向賬房間提起交涉、賬房以接客銅牌旣經收轉、不能負責爲辭、至是張大驚恐、以箱中悉係皮毛細軟、及名貴之書籍多種、總計約在千金以上、聞張係一文弱少年、家杜門不出、今遭此變、憂急萬分、有人遂勸其報告捕房、以便偵緝、能獲與否、尙難逆料、觀於此事、可見行路之難、荊棘載道、而使行旅者咸具戒心、惟神州旅社、爲新開諸社中之信用卓著者、今値此事、似不能盡辭其咎、雖張身事外、以後雖有疏忽之咎、而神州亦難辭失察之罪也、

□朱劍霞宴請新聞界之失望

（八尋）

追隨總理努力革命工作四十餘年之老女同志朱劍霞女士、近又以集款十萬元建築校址、于右任柏文蔚已經被朱同志纏繞得頭痛、朱乃得意洋洋、日前又親赴望平街、約各報記者於翌日在都益處請客、堅請非光降不可、各記者因格於一見朱々十睹錢必輸之迷信、多不願接見、朱仍纏擾不已、結果、各記者祇能口頭允諾明日必來奉陪、朱女士亦欣然而去、詎知次日朱女士在都益處等候一小時、未見一記者光降、致大好酒餚、無人來吃、朱女士旣失面子、又徒耗汗血錢、懊喪不置、大恨一般記者之捉弄云、

□日相田中□

□書畫掮客之黑幕

（吳蒙）

居貽德里興與人陳某、藏有宋李龍眠老子授經圖、趙子昂老子道德經合裝手卷、末有諸名人題跋、並見某收藏家著錄、佳品也、爲掮客范某所知、垂涎已久、會有日本人太田貞一來滬、搜求中國古物、范夙工心計、乃認爲攫錢之好機會、一方說陳謂今時何時、不及今變價、後必等於廢物、悔將無及、一方說太田、謂陳係大收藏家後人、現方需款、失此不圖、必爲他人所得、兩方咸爲所動、而此一筆好收益、遂成於兩日之間、蓋一則貪懦可欺、一則不防掮客舞弊、彼此又言語不通、日本人出價爲紙幣三千六百圓、陳某到手僅一千二百五十圓、范中飽竟超過貨價兩倍弱、最奇者、係當面議價交易、爲其一手所掩、兩方皆不知不覺、一若用催眠術遮眼法者、其欺人之手段爲何如、范今已煥然一新、匪復曩時寒酸矣、蒙獨怪滬上嗜書畫者甚多、而皆熟視無覩、必待流出重洋、斯則深爲可惜耳、

□大光明奧迪安兩大戲院新自美國派拉蒙公司運到一空前未有之有聲片片名『翼』、又名飛機大戰、此片攝製共費時日二年有餘、美金五百餘萬、飛機二百五十餘架、洵爲偉大影片、今兩大戲院以十餘萬金圓購得東方首先開映權、自三月一日起、日夜開映、片中幷插有華文字幕、以便吾國觀衆云、（娟娟）

□新年叢事譚

（紅蠶）

名伎醉紅老七、歇業一載、初欲北遊、未幾、歲莫、以審抵寶鳳、謂將至滬重理故業、新歲乃自蘇至、遂就慕主坊原址、修繕而居焉、定昨日進場、而未進場前、間亦出與稔客酬酢、姊妹行中、如小林黛玉等、宴請無虛夕、七眉語目笑、所謂足以迷陽城惑下蔡者、自此春風十里、宜無花事闌珊之嘆矣、

恨波昨撰抱月小史、記尖四金剛、富六實爲美秋之誤、抱月小阿媛年幾破瓜、含苞未放、信小阿媛中稀有之美材、是宜與小虎頭頭、恨波之補入尖金剛之列、一誤再誤矣、昨有招阿媛來者、媛對恨波表示謝意、唯於尖字、齗齗以爭、不肯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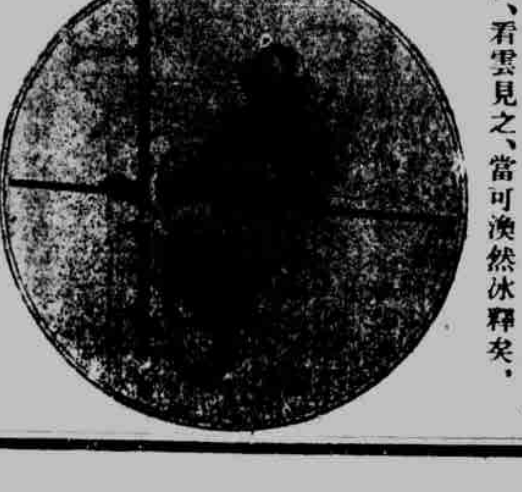
曼十老六、亦時下名妓、姿貌綦美、有虢國素面朝天之風、好備雅服飾、與香女甚相得、顧平日持論、殊不喜作男裝、見解故自不同、乃前召曼六、忽亦已易釵爲弁、衛玠風神、固當看煞、特六殆已近朱則赤邪、其妹七、並娟好、方休養於家云、

本節火車龍頭已自陸麗娟處歸至鴻裕里題紅處、金雀昨夕張宴其妝閣、爲進場之報効焉、

學書餘筆

（公芬）

潘樹聲君嘗以僕學寒雲師書、比之趙含英女士之於丹翁、僕曰、不然、含英女士書法、精勁未足、而秀潤且嘗突過乃師、正與仲燕盟弟、如出一轍、若僕頑廢、安可相提並論哉、看雲樓主人曹靖陶君、數年老友、其人工詩古文辭、擅書法與寒雲師爲近、樊山諸老、多與君結忘年交、同輩中最爲不佞傾服、外間頗疑上次餘筆云云、或爲譏諷看雲者、爰白一言、看雲見之、當可渙然冰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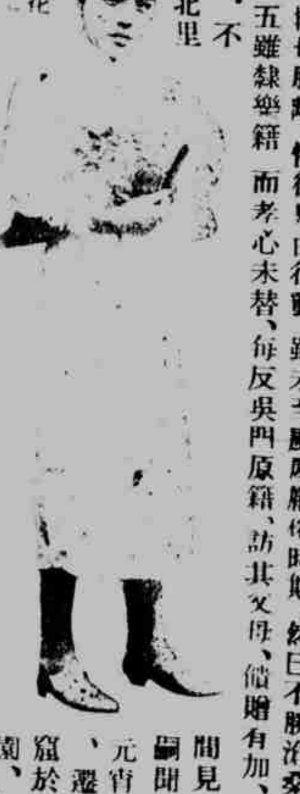
□此猴剛健婀娜、武工卓絕、頗似現改花衫之某刀馬旦、識者謂其尊寵、尤爲酷肖、天爵識於萬性闌、

□上海影戲公司出品『糖美人』一劇情美好新奇、包括甚廣、演員均爲斷輪老手、表演自極精采、機關賊窟、結構巧妙、幾場打武、勇猛大矯、此片卽將在滬公映、

□雪膚花貌參差似

（蘇鐵）

雪花老五、以美豔得名、幟轉花叢、芳譽極盛、歷樹林雲花素娟等幟、所至有聲、自言沈姓、產自吳下、亦以環境壓逼、而流入倡門者、幾經裘葛、始得與鴇母脫離、恢復自由行動、雖未至風塵厭倦時期、然已不勝滄桑之感已、五雖隸樂籍、而孝心未替、每反吳門原籍、訪其父母、備贈有加、孝行不匱、不圖于北里間見之、嗣聞五於元宵節後、遷鶯嬌窟於小花園、卽以雪花爲號、凡爲其前度劉郎者、多追蹤以至、競往捧場、顧政殊見發達、五貌皎麗而性和易、且能潔身自好、不蹈時伎惡習、故人多樂與之遊、白雪之白、固能如白玉之白、而皎潔無瑕疵也、進場之日、有稔客某贈以聯云、『雪膚宵渥凝脂滑、花貌晨妝軟玉妍』、尙治麗可誦、贈妓聯須渾脫新穎、庶爲上乘、客於福餘里雪珠家得見一聯、爲『雪膚花貌參差似、珠箔銀屏迤邐開』、頗稱妙絕、惜不能移贈與五也、



□雪花老五